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撰

奉使部

敏辯第二

梁徐陵為湘東王記室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絲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北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後魏燕鳳初為道武代王佐長史時前秦苻堅遣使牛
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
愛經畧高遠一時之雄主嘗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
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并兼鳳
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伏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
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
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
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

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秦王漢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以儀觀之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使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

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
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

李孝伯大武時為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
城宋文帝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
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
主蒯應宋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
衆赴彭城帝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
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

問應魏帝來與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李孝伯曰既涉北境何容不識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

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送駱駝及貂裘雜物暢
曰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
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
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
鄰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怒遽杜門絕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
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
克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

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何以此相矜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且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常

至京師義恭遺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塗有勞李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桃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易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

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
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
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
也孝伯大笑曰今日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
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
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
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
吐哺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

恭且賓主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
為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
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
之選近於汝陽被九槍落在殷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
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
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
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
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帝又

遣賜義恭駿等種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政孝伯曰各有所宜白鹽是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駿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作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問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為往來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十疋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為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

曰士人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鄒山之險彼之所馮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

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
過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元謨南
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引道耳大軍
未至而河水向合元謨量宜反旆未為失筭但因夜回
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縣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
魏國君臣奔敗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

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言是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元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無相捍拒此自上繇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畧軍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

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
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庠步南事若辦城固不
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
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
江便為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唯人化飲馬長
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莫蕩定有期相代無
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
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為容孝

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

李彪孝文時為散騎常侍使於南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乃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燕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已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袞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

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
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德
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
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
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大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
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闕許人繪言百官摠已聽於冢宰
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
君親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

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覽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武帝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不彪答言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武泣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關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瑯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竒其蹇諤

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孝文延興中為著作郎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敏滑稽

東魏李諧為衛將軍梁武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使主諧至石頭梁遣其主客郎范肯當接諧問肯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肯答曰我本訓曹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肯答曰特為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宜繇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肯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

美豈敢言屈肯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肯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肯曰雒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闕河復何所怪肯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肯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

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八雉無乃自害也
有口之說乃是排諧亦何足道梁武親問諧曰魏朝人
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
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
無以備啟梁武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
得頗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
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梁
武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縣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雋宗室之秀綰政朝
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
裨輔侍中高岳侍中孫勝勲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
美不可具悉梁武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
言江南稱其才辯又梁使陸晏來聘諧郊勞過朝歌晏
曰殷之頑民正應在此諧曰永嘉東遷盡歸江東
北齊李繪初仕後魏武定初無通直散騎常侍為聘梁

使至梁武帝問繪高祖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過
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為形容高祖作何經畧繪曰黑獺
游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竒畧不
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
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
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
皆笑

後周杜杲太祖時為司倉上士時陳文帝質于安成王

項在後梁梁平項歸長安帝欲歸之乃使杲使陳陳人
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項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
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
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
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
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
德音者蓋為此也若肯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
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

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為不可何以
聞諸朝廷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
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
嘉之後為車騎大將軍時陳將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
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沒自是
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
於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
杲曰兩國通和本欲救患分灾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

若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遂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民狂狡曾未執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之與怨亦

足相當果曰元定等軍敗身因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
王其恩猶在且怨繇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
也陵乃笑而不答果因謂之曰今三方鼎立各圖進取
苟有釁隙實啟敵心本朝與陳日敦鄰睦輜軒往反積
有歲年比為疆場之事遂為仇敵構怨連兵畧無寧歲
鷓蚌狗兔勢不俱全若使齊寇乘之則彼此危矣孰與
息忿悔禍遷慮改圖陳國息爭桑之心本朝弘灌瓜之
義張旃拭玉修好如初共為掎角以取齊氏非唯兩主

之慶實亦兆庶賴之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

唐鄭元璿武德中為鴻臚卿時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元璿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璿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璿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璿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其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

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賞
幣帛皆入可汗免有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
與可汗結為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
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
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烽火不燃和戎之
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故當非遠

相里元獎貞觀中為司農丞使高麗初至平壤蓋蘇文
已率兵破新羅兩城其王遣使召之及將兵還國元獎

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元獎銜命而來
正為此耳蘇文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
新羅乘釁奪地高麗五百里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
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元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
至如遼東諸城舊並中國群縣高麗今必求本地中國
亦須復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蘇文竟不
從

蕭昕代宗大厯初為國子祭酒使迴紇迴紇恃功庭詰

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柰何市馬而
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
無絲髮之遺况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
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稽顙
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
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慙退加禮

盧羣德宗貞元中為兵部員外郎時淮西節度吳少誠
擅開決刁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從命

又令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渠大利於人羣曰為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即責下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美少誠乃從命即停工役羣聰博有口辯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少誠歎伏之少誠又與羣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嘗蒙隔在思外羣醉復歌詩曰祥瑞不是在倉米飯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忠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

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
誠大感悅

劉元鼎穆宗長慶初為大理卿使吐蕃路經河州見其
都元即尚書令尚騎必兒云迴鶻小國也我以丙申年
踰磧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本國
有喪而還迴鶻之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
鼎云迴鶻於國家有救難之勲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
豈得不厚乎

梁李振唐末為太祖宣義節度副使天祐初太祖召振
謂曰青州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
方面其為我馳騎以慈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
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於振師範雖已
受代而疑撓持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功還諭之
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
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
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讐為意

不宜疑之今梁王亦然豈以私怒害忠賢耶師範恍然
大悟翌日以其族西遷太祖乃表振為青州留後未幾
徵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為樞密使宋光嗣召
嚴曲宴因以近事訊於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
於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
勝鼓行遂誅汴孽偽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
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

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
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南之君早辭厚貢湖
湘荆楚抗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
以威歎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
書大同非晚光嗣曰荆吳即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
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國不足信也
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虜
之強盛孰若偽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北虜如

蚤虱耳以其無害不足把搔吾朝良將勁兵布列天下
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衆則懸首梟街盡為奴虜但
以天生四夷終難絕類不在九州之本末欲窮兵黷武
故也光嗣聞嚴辯對畏而竒之

姚坤為供奉官先是契丹阿保機深貯亂華之志欲收
兵大興慮渤海踵其後一年舉軍衆討渤海之遼東令
秃餽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坤
齋空函告哀至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

峴萬里既謁見保機延入窮廬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
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保機先問曰聞
爾漢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
四月一日洛城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為
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
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
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是約為兄弟河南
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

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
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如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
何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
又曰我兒既無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
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
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柰
人心何其子突欲在側謂姚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
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

義只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保機因曰理當須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十人終日放鷹走犬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此嘗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十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得以為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掣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

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已
來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
復侵汝漢界又問漢家收得西川信否坤曰去年九月
出兵十六日收下東西兩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美
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保機欣然曰聞
西川有劔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信險然先朝收
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騎使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劔
閣如平地耳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一 宋王欽若等撰

奉使部

守節

春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蓋士之亢志自守立義不侵可殺而不可辱也乃有膺使乎之選履不測之險或脅於威勢或遭乎羈紲淪跡於殊俗委躬於匪人乃能精懇內激直節彌厲冒白刃而靡憚濱九死而不悔雖艱

阨備至而操守益固用能感動強敵震聳絕域宣皇靈而無辱折叛臣而自若挺然勁草之質確乎匪石之心斯足以標烈士之孤風為人倫之稱首者矣

解陽晉人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人使解陽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之而獻于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

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

義不行兩信信不受二命也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

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其君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楚子舍之以歸

考成也

漢楊信武帝時使匈奴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

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

蘇武字子卿為移中廐監

移中廐名馬之監也

天漢元年且鞮侯

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丈人尊老之稱

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

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

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推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

充使典矣

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

既至匈奴

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

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

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

從趙破於擊匈奴兵

敗而降

及衛律所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

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

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

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

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

亡而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

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

言被

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胡官即之號

謀單于何以復加

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

宜皆降之單于使

衛律召武受辭

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

鑿地為坎置煨火

煨謂聚火無焠者也

覆武其上

覆身於坎上也

蹈其背

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

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

使曉武

諭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術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

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死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

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

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彌滿也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

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

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汝為見

言何用見汝為也

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闢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

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

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

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

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一米粟之窖而空者也

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也咽吞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羝牡羊也羝不

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無人給饋也掘地鼠去草實

而食之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去謂藏之也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旌

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

繁弓弩繳生絲縷也可以弋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

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服匿如咒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

也河東北界人呼小石
甕受三斗所曰服匿

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

武牛羊

丁令即上所
謂丁零耳

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

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

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

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

武兄
嘉

從至雍棧陽宮

伏輦下除

除謂門
屏之間

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

刎斷
也斷

其
賜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武弟
賢

官騎與黃門

駙馬爭舩

官騎官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曰黃

也門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

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至陽

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

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百官公卿

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工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陞

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
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
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
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
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
霑襟與武決去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

髮盡白

後漢來歙光武時大中大夫建武二年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乃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恚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囂子恂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

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
前刺鬻鬻起入部勒兵將殺歛歛隨杖節就車而去鬻
愈怒王元勸鬻殺歛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鬻將王遵諫
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懼慎名器
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
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
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
况承王命藉重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

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
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
春之命哉歎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
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鄭衆明帝永平中為越騎司馬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
使求和親八年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
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

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之衆堅三十
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今西域欲歸化
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
自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因上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故遣兵圍臣今復
仰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裘獨拜如令

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
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
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
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种劭靈帝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
并州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迎勞之因避令
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
之軍士皆披遂前責卓卓辭屈還軍夕陽亭

郭溥為尚書郎時獻帝遣溥喻郭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直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為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馬日磾為太傅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蜀劉巴零陵烝陽人初曹公征荊州辟為掾使招納長

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二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
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危歷
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
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
州矣亮退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
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
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

吳馮熙為中大夫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

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
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
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
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
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禾沃野民無饑歲
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
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囁以重利熙

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
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文帝
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諸葛瑾為中司馬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大帝遣使蜀通
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晉張淳為涼州牧張駿為治中從事使於後蜀蜀司隸
校尉景騫言於李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
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

且遣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

前秦姜讓為符丕侍郎南燕慕容垂既僭偽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乃遣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鑿輿勤王誠義邁跡前烈宜述修前

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
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
上不世之恩故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
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艱見歸
也大義滅親沉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亦欲
窮兵勢耳今事已然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
曰將軍不容於國家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
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顛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

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一藩自古君臣冥契之
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
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
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
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過於唐魏居陝東之任為朝
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
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

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
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夫犬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

遣讓歸

後燕梁琛聘於秦既至而秦主苻堅田于萬年將禮之
琛辭焉秦主遣辛勁謂之曰賓至主裁君焉得辭且天
子無外故曰行在所而春秋又有遇見之禮有何不可
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乾光
派別勢均義等理絕茲談况唇亡齒寒輔車之義乎故

桓溫寇境而貴朝同恤弊邑愧賴以為君憂秦人使臣
未嘗不饋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
醜虜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成使
勢屈於主然苟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
乃以行宮具禮以見堅問琛曰燕人物為誰琛曰太傅
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
贊百揆外禦四國其餘或以文昇或以武進未有賢不
受任官不求才者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

從兄奕時為秦尚書郎堅令琛就之琛曰昔孔明使吳與兄瑾惟公庭相見君子志之往賢盛事豈可忘乎堅乃勅奕就琛徵訪燕之得失琛謂奕曰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人臣之禮各為本國燕之美事恐非秦所欲聞縱日月之過復非臣子所宜論也堅聞而嘉之堅令其太子宏見欲使琛拜琛曰昔太子以士禮者欲其由賤至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况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非敢答恭但懼降屈為煩耳

秦人不能對厚禮以歸

南齊顏幼明為平南將軍武帝永明七年幼明及穴從僕射留思教使後魏時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後魏主客郎裴叔業曰今日我等銜使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之上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教謂魏尚書南郡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

以相報思教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
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魏帝曰二國相亞唯齊
與魏東境小狄敢踣臣蹤

丘冠先永明中為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
言冠先雖名位未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
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
亦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爾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
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

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不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郎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准臣父成例也今僧郎反葬家瑩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梁沈浚為御史中丞時候景逼京城外援並至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

數日皇太子使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况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此真司空也然密銜之及破

張嶧乃求浚害之

後梁袁敞為吏部郎使于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
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
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朝宗萬國招
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
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
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
後魏于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

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追逼令入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頭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益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迴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蝨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

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眾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納之叢石石兵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子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魏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

徙之三歲乃放還帝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
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
長

程駿為著作佐郎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獻
文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
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足駿至平壤或勸璉曰魏昔與
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
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駿責以義

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駮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
敢

北齊崔肇師東魏孝靜天平初為通直侍郎為尉遲粲青
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業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
師執事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東魏孝靜興和中除起部
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
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命而不答梁人曰羊來已

久經貴朝人遷革李盧亦請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
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二
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

尉少卿

張華原為高祖大丞相府屬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
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
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
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

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即日改除
轉禍為福乃欲賜脅以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使東還
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
累遷兗州刺史

紇奚永安為開府後主以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
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
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
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

贈馬七十匹歸之

後周李崇為車騎大將軍自魏廢帝二年從尉遲迥伐蜀蜀人未戰即降崇乃應募先使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乃笞辱之莫獲其實崇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寧之趙昶為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茵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

作亂帝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办於昶而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

王慶武帝時為左武伯奉使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虜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隋鮑宏初仕周為御正高祖為丞相奉使出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奚甚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

盧愷後周武帝時為禮部大夫為聘陳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辛公義高祖仁壽初為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公義答曰公義奉詔不敢有私至揚州皆無縱捨暕銜之

游元煬帝時為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
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
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
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
命高官重祿位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
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
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唐屈突通在隋為武侯車騎將軍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占對無所屈撓竟得歸長安

夏侯端高祖初擢授秘書監屬李密來降東關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為河道招慰使自瀘泉濟河傳檄郡縣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次譙會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

並降王世充路遂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繼而皆不忍去端乃坐大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歎曰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豈有害公而取富貴耶竟冒榛梗晝夜兼行從者唯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又死其半及至見高祖但謝無功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

漢陽郡李瓌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

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
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
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
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為之屈
頡利知不可以威脅始禮遣之

崔敦禮為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太宗令敦禮往
幽州召盧江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
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賜以良馬及黃金器

物

蔣儼常州義興人也少以明經累遷右屯衛兵曹叅軍
太宗征遼東募有能使於高麗者人皆疑憚惟儼請行
既至虜庭為莫離支所執置於窟室中儼抗節不撓及
高麗敗儼得還

陳行馬為吉州長史使往吐蕃吐蕃大臣欽陵使行焉
拜伏行馬擁節不屈臨之以兵竟不從因被拘留十餘
年而卒至永隆二年喪還高宗深嘉歎之贈睦州刺史

田歸道為左右衛郎將武后朝突厥默啜請入朝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武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兼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郭元振中宗神龍中為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

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牙帳之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感義復與元振通好焉

顏真卿為太子太師德宗建中末李希烈陷汝州宰相

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德宗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人逆於路不及真卿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逸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官舍因逼為章表令雪已罪願罷兵為農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帝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

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觀使倡優斥黷朝政
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
而起希烈慙乃呵止時幽州朱滔鎮州王武俊魏博田
悅天平李納使皆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乎欲求宰相孰
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
卿乎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
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

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齋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

觀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清在朱泚黨中及伏誅希烈聞之怒是歲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

淮西平貞元元年正月陳仙竒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
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

殷侑憲宗時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乃命宗正少
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迴紇驕倨見漢使
盛陳甲兵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
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懼獨侑謂虜曰
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
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初太和公主下嫁詔以
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行及漢南虜騎繼至狼
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遽變華服者欲以王臣疾
驅徑路者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不辱君命使迴
拜工部侍郎

吳損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厯中奉使吐蕃以疾
歿於蕃中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真稱朱泚必當向順固
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歎息謂
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
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常儀淑退而泚逆謀已
決因害淑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廢朝一日
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葬事官給嫡子與正員五品
官

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

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已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喑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馬德宗聞而驚悼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收復河中日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卒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謩終事詔贈吏部侍郎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後唐李承勳為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

太原亞尹自唐帝除授燕王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李光序為散騎常侍莊宗初平中原與右拾遺曹琛往湖南馬殷冊命先是為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稱臣呼殷為殿下賓幕皆有丞郎給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令公

稱藩事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如不受唐冊命改圖即
任所為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但呼為判
官書記

晉陳乂後唐明宗長興中為中書舍人銜命冊公主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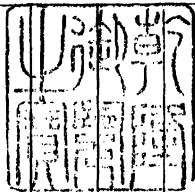
太原

公主即高祖后也

高祖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

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乂曰人
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
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嘉之

漢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長史時莫念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撰

奉使部

使宜

請行

絕域

便宜

傳曰君之使臣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故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漢氏之後乃有將命於外臨事有謀應變決機周物成務克寧閭外之

政善救民家之急或興功利以佐用度或宣威罰以誅
暴橫乃至發屬國之兵收功於異域草幕府之檄揚威
於鄰境置戍以禦羣盜矯命以全舊勲斯固誠心之所
存本於利國王事之靡監彰乎匪躬者焉

漢陳平為護軍中尉從高祖擊黥布還至長安燕王盧

縮反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者

陳其

短失過惡於
上譖毀之

帝怒曰噲見吾病

時高祖
病瘡

迺幾我死也

幾

我死也
幾音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乘馳傳

載勃代噲將

傳音張
戀切

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行計謂於道
中且計也

又吕后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

噲噲受詔即反接

反縛兩
手也

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

將

公孫遂前為濟南太守時左將軍荀彘樓船將軍楊僕征朝鮮兩將乖異以故久不決武帝使遂徃征之有使

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樓船
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是不取恐為大害
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
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

汲黯為謁者時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
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延而燒也此音類寐切不

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

制罪

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

帝賢而釋之

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

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

鼓鑄鹽鐵

鑄銅鐵扇熾人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太常丞

事具憲官彈劾門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武帝甚

悅

馮奉世為郎先是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為外國所苦

苦謂困辱之

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

域諸國新輯

輯與集同和也

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

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節送大宛諸國客至

伊修城

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也

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兵攻

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

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

并殺漢使者奚允

國時匈奴大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

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

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鄯音善

都護鄭吉按尉司馬意皆

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

莎車日彊

亟急也音
居力切

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諸

國王以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言馬形
似龍者

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宣帝以惠奉使克
護封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

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

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所至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

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

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

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

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既如此縛姑翼來

吾置王

置猶故也

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漢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

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

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祭戟

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
後代以赤油韜之謂之

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冷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使也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光武詔使

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

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也

往救之既

至而尚已歿時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抗拒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懼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

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
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
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樊準和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冀州到部開倉廩食慰安
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王誦為議郎獻帝建安二年奉詔書以孫策為騎都尉
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守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
領郡為甚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

明漢將軍

賈逵為太祖丞相主簿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荀禹為治書侍御史慰勞邊方時明帝始即位吳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晉劉頌為文帝丞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賑貸不待報而行

宋沈演之為司徒左西掾文帝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人民饑饉以演之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

後魏辛子馥為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簡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

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

北齊張纂為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王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城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

唐邕為大司農武成河清元年突厥來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勅更促期

會繇此兵士限前畢集

白建為大丞相騎兵恭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牧
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
日賊退後勅建就彼簡較續遣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
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
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無
損建有力焉

後周柳帶韋為太祖丞相參軍時候景作亂江右太祖

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
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附
降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使遂帶韋報命以
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唐魏徵貞觀初為諫議大夫奉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
從事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
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恩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
徃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

無不為寧可累身不可廢國家之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既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儀鳳中高宗聞吐蕃贊普卒而嗣主未立詔行儉為安撫使乘間經畧之行儉以贊普新立復委政於欽陵未有間隙乃止

嗣號王巨天寶末為河南節度使兼統領南陽節度事
時有詔貶南陽節度使魯炤為東毅巨奏曰若魯能存
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
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深聞之解圍走巨使追何履
先趙國珣同至南陽宣勅貶魯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
至日晚以恩命命魯復位

栢耆為諫議大夫代宗大厯初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畧
卒子同捷為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仍重賂藩鄰以求

繼襲詔授同捷兗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烏重裔為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重裔率鄆濟兵加討鎮州王廷湊本畜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於境以赴同捷同捷既窘王廷湊援之至慈州遇前官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不及又詔以李祐代為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於祐祐疑其詐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

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
篡者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

孔巢父德宗時為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日久
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
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
稟命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請行

古之王者在經綸之際志滅寇戎當臨御之初思拓土

宇莫不採折衝之謀延離合之士則可以屈人之兵而
舉無遺算也故有奮忠誠騁飛辯請以一介之使宣乎
萬乘之威發應對以應變蹈危機而制勝俾梟雄革心
殊俗請吏垂諸竹素亦士之難能也

漢隨何為漢王謁者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至虞

今宋州
虞城縣

謂左右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

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何曰

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

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堂邑姓也

漢人其奴名甘父一云堂邑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

出隴西

終軍武帝時為謁者當發使匈奴

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

軍自

請曰臣無橫草之功

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

行駕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

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

外官

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

不足以充一方之任

充當

竊不勝

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帝竒軍對擢為諫議大夫南越

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

路溫舒為右扶風丞武帝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

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

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

以盡臣節

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

以其

言無可取故罷而遭歸故官

江充趙國邯鄲人武帝召見大臺宮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帝悅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帝以充為謁者使匈奴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

陳湯元帝時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較尉與甘延壽俱出

班伯為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成帝使北持節迎於塞下

後漢來歙建武初為太中大夫是時光武方以隴蜀為

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

子陽公孫述字

道

途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若

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三年乃以歙使隗囂

蜀諸葛亮初從先主在樊間荊州劉琮已降曹公遂率眾南行為曹公所追破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吳大帝也

及至吳即遣水軍三萬隨亮

詣先主

吳魯肅初事大帝以荊州劉表死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如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

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曹所先帝
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
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

後魏鹿念為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
章王綜鎮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欵綜梁帝愛子衆
子咸為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
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

隋高頊為高祖相府司錄時劉昉為司馬鄭譯為長史

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悅頰遂請行深合上旨遂遣之

陸知命開皇中為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展物色芻蕘匹夫奔躓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御歷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

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惟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
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繇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
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
之

唐將儼貞觀中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
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高
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
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脅以兵刃終不屈撓

會高麗敗得歸太宗竒之拜朝散大夫

喬寶明為紀王府叅軍太宗征遼寶明以乘輿暴露堅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為司空房玄齡陳取高麗之算玄齡表送詣行在謁太宗與語甚竒之謂曰今安市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曰昔魯連飛矢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諭高麗承駐蹕之後心膽破裂裂臣得進說其必而縛而自致耳若懷不

遜臣請為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叅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

吳澈章敬皇后之弟建中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德宗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帝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澈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

栢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橫家流憲宗元和中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庭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充左拾遺充使

絕域

王者文明之治既成於中震疊之威將加乎外思布皇澤必選奇材若乃經畧遠夷懷柔絕域一介而往單車載馳齋三歲之糧通百金之貨泛浮金沒羽之水歷汭

寒多雨之國窮山川之源覽氣象之異至於飲食非類
言語靡通道閉不開兵阻攸隔而能罔憚回遠志期宣
導莫不慎乃風操奉其幣帛以結於驩好以致其琛賫
至於死亡畧盡星紀屢周握節而歸不辱王命非乎心
比金石志在功名者豈及此哉

漢婁敬高祖時為中郎號奉春君高祖取家人子為公
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張騫為郎武帝遣使通西域使月支行時百餘人去十

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

而傳聞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土地之形及所

生之物也

呂越人武帝時與王然于栢始昌等十餘輩間出西南

夷

求問隙而出也

指求身毒國王滇滇王當羗迺留為求道

當羗

滇王名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為昆明所閉塞

後南粵破使王

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

言其不便帝乃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

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西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

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

南至牂牁為徼徼以木石水為界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牁作徼塞也通靈

山道橋孫水鑿開靈山道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元入若水於孫水上作橋也以通邛

符還報天子大悅

土烏北地人元鼎中匈奴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
又使楊信使於匈奴楊信既歸漢使烏等如匈奴匈奴
復譙以甘言紿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烏
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蘇武為移中廐監時匈奴留使郭吉路充國等匈奴使
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盡歸漢使路
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候
白餘人俱

常惠太原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昭帝
時乃還宣帝本始二年使烏孫其後復遣惠持金幣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

士忠為光祿大夫以馬宏為副使西國

又忠為關內尉時屬賓遣使奉獻漢使忠送其使其後
單侯使屬賓

奚充國宣帝時為使者送烏孫公主小子萬年為莎車王

馮奉世宣帝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魏和意宣帝時為衛司馬副侯任昌送烏孫侍子

空次為謁者宣帝遣次以期門甘延壽為副送烏孫楚主侍者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立楚主子元貴靡為大昆彌

樂奉為侍郎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
遣奉送主女過龜茲

殷廣德為侍郎宣帝時車師王奔烏孫烏孫留不遣漢
遣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

董忠為長樂衛尉宣帝甘露三年單于來朝遣歸國漢
遣忠與車騎都尉韓昌將騎一萬六千送單于出朔方
鷄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元帝即位漢復遣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寒邪單于侍子

夏侯蕃為中郎將成帝綏和元年漢遣蕃副較尉韓容使匈奴

韓況為中郎將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遣況送之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

王咸濟南人王莽前誅單于侍子登莽天鳳二年單于既和親莽選儒生能頡對者以咸為大使五威將軍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

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止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羊十萬頭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罪應敵縱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咸入塞病死

陳遵為河南尹免官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統報命

段柳

田吟切

為中郎將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詣闕

奉稱蕃臣遣柳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三十一年單于
薨柳將兵赴弔祭以酒米

鄭衆為越騎司馬明帝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來朝命
衆北使報命

甘英為西域都護班超掾和帝永元九年超遣英使大
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舩人謂英曰海水
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三歲
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

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蜀馬良為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

蠻夷渠帥皆受印號

吳康泰為中郎使扶南先是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魏晉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言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

竺王驚曰海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
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勿等還積四年方至
其時秦使扶南乃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
興也

劉咸會稽人為吏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
趾太守劉邈遣送詣大帝大帝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
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
此人大帝以男女各十人差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

徑還本國

南齊江景玄為益州刺史劉峻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鄴善于閩鄴善為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閩尤信佛法丁零借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茵芮嘗繇河南道而抵益州

後魏高徽宣武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唃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維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劉長文為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

孫紹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

元孚從出帝入關為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
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于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
見孚莫不歡悅奉皇后來歸

北齊斛律羗舉為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
羗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

張纂為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

後周庫狄峙初為西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

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

王慶為將軍使吐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隋元暉初仕後周為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時結和親令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

長孫晟初仕後周為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于其牙前後使者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

開皇四年為奉車都尉副虞慶則使於攝圖七年攝圖
死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莫何可汗八年處羅侯死又
遣晟往弔十三年又使焉

辛彥之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

賀若誼仕周為直閣將軍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
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
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
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監可汗相
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繒三
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
兵

柳謩之為光祿少卿時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
公主妻之以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
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
杜行滿為司隸從事煬帝即位之後遣行滿使於西域

至安國得五色鹽而返

常駿為屯田主事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
駿與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
各百疋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
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
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
祠焉又南行至獅子島自是島於赤土又行二三日西
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於赤土之界其

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
隋使進金鑲以纜駿舩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
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
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
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
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
人道路至王宮駿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
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

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
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
後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
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
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蜻蝯之肉百餘品延駿
升牀從者坐於北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
儀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
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
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

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濶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耶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迦那等官賞各有差

裴清為文林郎煬帝遣清使於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月支國又至竹斯國又至東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

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
附庸於倭王

韋節為侍御史與司隸從事杜行蒲使於西藩諸國至
屬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僂女獅子皮
鼠毛而還

唐劉文靜為晉陽司馬高祖起義文靜請連突厥以益
兵威高祖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

襄武公琛與太常卿鄭允璠齋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

以結和親

高表仁為新州刺史貞觀中倭國朝貢太宗矜其道遠
詔所司無令歲貢又遣表仁持節撫之表仁浮海數月
方至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葱鬱有烟火之
狀若爐錘號叫之聲行者聞之莫不危懼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
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

蕭斯為右散騎常侍武宗大歷九年為回鶻宣慰使

崔漢衡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歷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後為鴻臚卿建中四年加簡較工部尚書復使吐蕃

韋倫為郴州防禦使坐事貶隋州司馬建中初德宗選堪使絕域者擢拜倫太常少卿兼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再入吐蕃西蕃畏服樊澤為都官員外郎充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

深禮之

于頔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後為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充西蕃計會使

張薦為太常博士貞元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可汗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

其樞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前後三使異國

袁滋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清平官尹輔茵來朝

呂溫為左拾遺貞元二十年副工部侍郎張薦為入吐蕃使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

武少儀為太常少卿元和四年命少儀兼御史中丞持

節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

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使
繼命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湖

南江西宣慰使議者以為諫議盡去虛平
大體跡是元膺行平仲繼止乃違少儀

殷侑為太常博士元和中迴紇請和憲宗仍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命以侑為副

鄭權為右散騎常侍長慶二年自回鶻告哀回穆宗初即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可以將命故選任之至虜庭詞氣頗得使臣之體虜衆敬憚焉

劉元鼎為大理卿長慶二年自吐蕃使還對於麟德殿奏往來渡黃河上流在洪濟橋去西南十餘里其水極

為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舩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
山形如鋤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出六十里然經一
赤岸長五十餘里土色如頰河流經歷水色遂赤續為
諸水所注漸就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云烈館約四驛每
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約五百餘里其磧
尾濶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
國至北轉微故號磧尾計其地理當劔南之直西元鼎
初見贊普於悶但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婆

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

李從易為宗正少卿文宗太和四年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後唐李彥楷為供奉官明宗天成元年與高品李光裕使雲南

烏昭遠為左金吾衛將軍天成二年以昭遠守左衛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二